



# 我的哲學博士之路—— 從哲學研究到原住民族研究

私の哲学博士の道——哲学研究から原住民族研究へ

My Study Process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From Philosophy  
to Aboriginal Studies

文・圖——Tunkan Tansikain 陳張培倫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原住民族委員會前副主委)

或許是近年對原住民族政策涉入頗深，而且議題廣及教育文化、衛生福利、民族自治、土地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等領域，不少朋友都忘了我是哲學科班出身，正牌的「哲學博士」(PhD in Philosophy)。高中畢業面臨校系選擇時，幾乎沒什麼猶豫地選擇了台大哲學系為第一志願，當時嚇著了不少老師、同學，紛紛跑來勸我打消念頭，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年幼失恃、少年失怙，家境也沒那麼好，選了一般人認為沒什麼就業前景的學系，總令師友們覺得不妥。當時，我感謝眾人的關心，最後還是堅持自己的選擇，也承諾一定會好好唸下去，請大家不用擔心。

## 我為什麼選擇哲學系？

或許是很早沒了父母，刺激我比同齡者會去想一些問題；也或許是高中時期高度參與戲劇社活動，戲演的不怎麼樣，但透過大量的劇本閱讀，經歷了許多劇中虛擬人生，也反覆思索著現實人生中的重點課題；更或許是我從小就不太喜歡對既有答案照單全收，很喜歡提問題、想問題，在不少課程中均是如此。以許多人認為八股的三民主義課程為例，同學們大都是硬記課本內容應付考試，我卻對不少內容深感好奇。譬如土地「漲價」為什麼要「歸公」？為什麼不是地主獨佔增值成果？社會財富究竟是依據什麼原則進行分配，才是公平的？我會為這些問題輾轉反側、錯過午休時間，然後跑去圖書館找資料看看有那些說法，誰講的比較有道理。當時三民主義課程最後還有一個單元名曰「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老師並沒有照本宣科，而是講的思辯性十足，更引發了我對哲學問題的興趣。現在回想起來，哲學諸領域中，我後來選擇政治哲學、倫理學，也不是毫無原由的。或許，我很早就對公共事務熱忱關注，但也對公共事務論述所涉及的哲學問題或基本概念保持高度好奇心。



作者博士畢業照。

### 披星戴月的求學生活

進了台大後，本來就抱著唸到底心態的我，並不像許多同學一樣思索著如何轉出冷門學系，生活重心大致有兩條路線，其一是如何養活自己，其二是盡情地在哲學各領域中探索自己喜歡的課題。高中師友們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台大13年求學時光，曾數次面臨斷炊之虞，四處打工兼差當研究助理，唸博士班時更是有兼課機會就接，這一段賺學費、生活費的日子，跟時下學業工作兩頭燒的年輕學子們沒什麼兩樣。台大畢竟是擁有豐沛師資與學術資源的最高學府。在這一段披星戴月、早夜奔馳的日子中，精熟中西、歐陸、英美各學派的哲學系師資，讓我有機會在不同領域課程中汲取觀點各異的學說。台大圖書館藏書之豐，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簡直讓人想整天泡在書庫裡頭。此外，台大附近專賣人社書籍報刊的小書店、小書攤，或許是當時國內人文社會思想文本流動的最前線，是我有空時必定流連忘返所在。

### 哲學是跨足原住民族議題的一大利器

現在不少朋友總是很好奇我這位哲學科班出身者，究竟是如何從那些一般人看來玄奧難解的浩瀚哲理中投入原住民族研究？在一般國人心目中，與原住民族最相關的學科，傳統上不外乎是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之類，晚近又加上教育學、法律學、公共政策等，而且幾乎都是偏實證科學。但是，學科性質高度抽象如哲學者，究竟跟原住民族能有什麼關係？我這位哲學研究者是否有些不務正業呢？我的答案很簡單，哲學最擅長的批判反思訓練，讓我養成一定的分析能



作者任原民會副主委時出席活動。

或許是很早沒了父母，刺激我比同齡者會去想一些問題；或許是高中時期高度參與戲劇社活動，戲演的不怎麼樣，但透過大量的劇本閱讀，經歷了許多劇中虛擬人生，也反覆思索著現實人生中的重點課題；更或許是我從小就不太喜歡對既有答案照單全收，很喜歡提問題、想問題，在不少課程中均是如此。





在大學階段，正好又是原住民族運動的高峰期，街頭上出現了好幾次族人抗議遊行的畫面，但是當時內心實在有些焦慮與無力感，總在想唸哲學究竟跟族人聲嘶力竭的權利訴求能有什麼關係。



力，習於探究釐清爭議論點背後所預設的概念、原則或理論；特定哲學領域（倫理學、政治哲學）的深入研習，更是讓我熟悉社會爭議或公共事務背後涉及的諸價值原則及其可能衝突。此哲學分析能力以及對倫理學、政治哲學議題的熟悉程度，成了我日後跨足原住民族議題的利器。

被稱為一切學問之母的哲學，其領域及課題相當繁雜多樣，不管是主要的哲學領域，包括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科學哲學、藝術哲學、政治哲學等，或者是不同的哲學傳統，包括傳統的中國哲學、西洋哲學，或當代的英美哲學、歐陸哲學，我均一一涉獵。但無論是哪一領域或傳統，哲學思辯的性質在於：問題是永恆的，答案則是可以論辯的。也就是說，哲學家習於針對眾人對問題所提出的答案，整理其論點、釐清其預設、評估其論證。就世俗角度而言，此套思辯過程或許沒有什麼直接或立即可見的實用性，然而一旦熟悉之，其實很容易涉入並看清其它學科所探討問題之本質。

再者，自碩士班階段起，我發現涉及價值對錯或社會正義判斷的哲學問題，終究還是最關注者（別忘了我從高中時期就開始對社會公共事務保持高度興趣），故在諸哲學領域中，我最後選擇了倫理學、政治哲學為主攻方向，涉獵法律、政治、社會、經濟運作背後的價值理據及其可能爭議。

### 哲學與原住民族之間的接榫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碩士班階段尾聲，恩師林火旺老師正好開設了「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論」課程，帶著同學閱讀包括Charles Taylor、

受外交部邀請至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出席原住民族議題研討會。

Iris Marion Young、Will Kymlicka 在內的當代哲學家著作，大概是國內學界開設相關課程的第一人。課程所閱讀的文本，均為當時英語學界從政治哲學角度涉入多元文化論議題的經典之作，其主要的核心議題，就是少數族群差異權利的正當性爭議。

無可否認地，當時閱讀這幾位哲學家的文本時，其興奮程度是以往接觸其它哲學領域時難以比擬的。原因很簡單，擁有原住民族背景的我，本來就偶而會想到，讀那麼多書，究竟可以為族人做些什麼。在大學階段，正好又是原住民族運動的高峰期，街頭上出現了好幾次族人抗議遊行的畫面，但是當時內心實在有些焦慮與無力感，總在想唸哲學究竟跟族人聲嘶力竭的權利訴求能有什麼關係。然而，前述政治哲學家的著作，讓我有了切入角度，在哲學與原住民族之間建立了接榫點，所以讀起相關著作時，更為賣力，更覺得終於找到了我人生為何選擇哲學之路的根本意義。由於這一段學習經歷，後來報考博士班提研究計畫時，就直接以Will Kymlicka理論為主題，深入研究少數族群差異權利的道德正當性基礎。而且在博士班階段，就以此一研究方向為基礎，回過頭來重新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與當代議題，並開始參與原住民族社會的某些學術與政策討論活動。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無論是專題研究計畫抑或學術論文，也幾乎都與原住民族有關，盡情地從自己最熟悉的政治哲學理論，介入原住民族權利或政策議題的研究，為自己的民族略盡棉薄之力。



應邀參與原住民族電視台部落大小聲節目錄影。

#### 知識的榮耀與分享

近年，偶而有年輕族人問我，唸大學除了能為個人自己未來的生涯鋪路，究竟對自身所屬族群有什麼幫助？我除了讚賞提問者能有此自覺反思，也常以我前述學思歷程為例鼓勵年輕人，只要有心，總是有可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找到族人的需求，讓學位的知識與榮耀不僅是屬於自己的，更是可以分享給族人的。◆



**Tunkan Tansikain**  
**陳張培倫**

布農族，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部落出身，台灣大學哲學所哲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並任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理事長。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學術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研究倫理、原住民族權利、原住民族政策、原住民族教育。